

柏拉圖的理想國

Plato,427-347B.C.

陳復

根據普魯塔克 (Plutarch) 《英雄傳》的說法，柏拉圖曾經對天上的諸神感謝四件事情：生而為人，能做個男人，能做個希臘人，尤其能做個與蘇格拉底同時空的雅典市民。然而，柏拉圖終究還是對他的雅典市民失望了……

西元前三九九年，蘇格拉底坦然服毒就死，他有個二十八歲的弟子，後人都認識的柏拉圖，卻帶著喪師的極度傷痛離開故鄉，雅典，環著地中海流浪，尋覓能實踐他的理想國的國王。根據普魯塔克 (Plutarch) 《英雄傳》的說法，柏拉圖曾經對天上的諸神感謝四件事情：生而為人，能做個男人，能做個希臘人，尤其能做個與蘇格拉底同時空的雅典市民。然而，柏拉圖終究還是對他的雅典市民失望了，本來想從政的柏拉圖，身為貴族，從政本來顯得理所當然，卻因為老師

被雅典市民昏聩的心智集體公決處死，而對民主政治失望透頂，就此放棄直接從政的念頭，而改尋覓願意向他學習，並實踐他的主張的國王弟子。

他曾經在滯留南義大利期間，與畢達哥拉斯學派的人士交游，對這些人擁有堅強的信念與淵博的知識，手中還掌握政權，產生極深刻的印象，他不免有期待的心理，終於在西西里島透過至交狄昂 (Dion) 的接引，與敘拉古僭主狄奧尼修一世相見，狄昂是狄奧尼修一世的內弟，他信奉柏拉圖的思想，想不到柏拉圖率直的說話態度，內蘊的政治見解惹惱狄奧尼修一世 (Dionysius I)，他憤而把柏拉圖逮捕出賣為奴隸，柏拉圖險些死於非命，幸得朋友花錢幫他贖身，他纔能回雅典。他僥倖回去雅典後，在西元前三八七年設立「學院」(Akademeia)，暫時放棄從政念頭的柏拉圖，在學院從事教育事業長達二十年。

他因此培育出一批具有真知灼見的政治家新血。

柏拉圖晚年，西元前三六七年，狄奧尼修一世死掉了，他的兒子狄奧尼修二世繼位，由狄昂攝政監國，他對二世鼓吹哲人王的理想，二世很覺得心儀，狄昂因此邀請柏拉圖回來做二世的老師，柏拉圖過來一陣子，卻因狄昂與二世發生政治矛盾，二世猜忌狄昂的名望，把他放逐國外，柏拉圖很不高興，正值敘拉古爆發戰爭，就藉這個理由離開。五年後，戰爭結束，狄奧尼修二世再邀請柏拉圖來

敘拉古，柏拉圖過來，勸告二世與狄昂和好，二世再被激怒，憤而把柏拉圖囚禁在御花園裡一年，最後纔放柏拉圖回家。此後狄昂帶領學院的學生，組織成革命軍團去攻打敘拉古獲勝，他先做四年國王，後來再被人刺殺身亡。

從此，柏拉圖對哲人王的夙願徹底幻滅了，他專注於教育與著作，再不管風雲變換的人間事，最後終老而死。柏拉圖在學院內的講義並未流傳下來，流傳下來的只有他與人對話的作品，這就是後來被集結成書的《理想國》。他的核心思想就是「理型論」，他認為「理型」(idea) 的精神世界高於現實世界，理型第一性，現實第二性，他繼承蘇格拉底的概念，相信每個事物都有個相應的概念，這個概念會獨立存在，它就是產生事物的理型。全部的理型組織出一個獨立存在的世界，這個世界就是第一性的理型世界。他覺得，現實世界都是虛假而不可靠，只有理型世界纔是真實，現實世界只不過是理型世界的摹本，或者說影子。

他舉例說，譬如床，世界上有「三種床」：其一，世界上本來就有的理型的床，這是誰創造的床？只能說是神創造的床；其二，木匠藉由床的理型製造出個別而具體的床，柏拉圖說這是感性的床；其三，畫家繪畫出的床。柏拉圖說，只有第一種床纔是真實存在，不會有任何改變。而木匠製造出的床，不過就是在模仿床的理型，這是瞬息萬變的存在，只是理型的影子而已，並不真實。至於畫家繪畫的床就更不真實了，這是摹本的摹本，影子的影子，與理型的床已經隔著三

層。因此，柏拉圖完全鄙視藝術的存在具有任何獨特價值，他捨離感覺裡的現實美感，反而拿「美自體」或「美的形象」當作唯一真正的美。

這聽來很玄，對不？他舉例說，最美麗的類人猿無法及於美人的美；美人的美無法及於諸神的美；如此層層追溯開來，我們會發現，美的形象纔是獨一無二的美的典範或原型，這是美的事物的最高理想。「美的形象」是什麼意思呢？人間全部美的事物都是因為參與（或說共享）普遍真實的美，因此纔具有美的價值與意義。美，本來有其客觀的實在，這就是美的形象，這無關於人感覺裡的現實的美，譬如模特兒的肖像畫絕不會有模特兒本人的美，而模特兒本人的美絕不會有人的形象的美，這個美就來自理型世界裡的人。這固然合於柏拉圖的整套系統思維，藝術創作卻變得毫無意義，尤其他反對當時盛行的戲劇與史詩。

柏拉圖把他的理型論發展至認識論上，他會說，物質世界全部都是虛幻而不真實存在，真正的知識只有由理型世界裡給出。人在認識理型世界的過程裡，感覺這個官能毫不起作用。既然如此，人如何能認識真理呢？他主張「回憶說」，他認為人的靈魂不死，在靈魂落進肉體前，它與理型共同生活在理型世界裡，對各種理型本來就有認識，只不過當它落進肉體時，受到肉體的污染，而把原來認識的理型忘記了，因此，人的學習和研究就只是在回憶頭腦裡固有的知識。因此求知就是在回憶，不知就是來自遺忘。根據這種學說，人的感覺不但不能產生任

何認識，還是獲得知識的障礙，因此人要拒絕感性。

在柏拉圖來看，認識不但不是由感性進展到理性，而且還是理性不斷克服感覺障礙的過程，這同時就是靈魂奮勉要由肉體的束縛裡解放出來的過程。而知識既然是心裡本來就有的東西，因此教育應該要注重啟發與導引，使人能表現出原有的知識，這是對蘇格拉底的「知識接生術」的進而發揮，他認為在認識過程裡，人的理性要由一些「暫時的假設」（指客觀的具體事物）出發，逐漸上升至「根本不是假設的東西」，意即上升至「絕對第一原理」（就是理型），然後再回頭去把握按照這原理而得出的東西。柏拉圖說的第一階段相當於蘇格拉底說的「歸納」，第二的階段則是「演繹」。

柏拉圖常會舉這個譬喻：有個地底洞窟，洞口外陽光普照，這陽光就是真理的光芒，洞口內則有一群活生生的囚犯，他們由年幼開始，頸部與腿部都被綁住無法動彈，只能面向裡層的牆壁，永遠看不見陽光。囚犯與洞口的中間有正在燃燒的火，火與他們間又有通路與低牆，這低牆如同簾幕，沿著通路，經常有人搬運人與動物的鑄像，來來往往。囚犯個個雖然看不見陽光，還有彼此，卻能看見外面的火光映射在內牆的鑄像，與他們自己的影像，這些人完全不知有真理的光芒存在，卻活在影像的妄念與幻覺，他們自己的偏見與情慾，還有某些聰明人施展的詭辯與修辭蒙住真理的光芒，使他們完全曲解掉宇宙人生的真相。

這是世上絕大多數人在過的生活，柏拉圖覺得他們活得很悲慘，最悲慘的莫過於他們無法擺脫這悲慘，即使他們中間有人突然看見陽光，也會禁不住陽光的強烈照射，寧願回去原本陰暗的角落，而把搖曳不清的影像當作真實而有價值的存在。假設有個囚犯脫去枷鎖，面向著洞口前行，他漸漸能適應光線，不久就會看見具體而可感覺的事物本身，而不再看見事物的影像，這是因為他已經擺脫影像裡夾雜的偏見與情慾，能透過常識與感覺去經驗去接觸眼前的現象，雖然他還是不能領會實在的世界。如果他能跨出洞口，親眼看見真實的陽光，他纔就此踏進知識的世界，只要他肯學習辯證法，他就能直視太陽自體。

柏拉圖說的太陽，就是全部存在的源頭，就是真理本身。柏拉圖還說，如果有人看見太陽後，而他適合做個衛國的哲學家，他就會覺得他有責任再回去其他囚犯被束縛的角落，想要引領他們看見真理的光芒，這會引發那些寧願活在黑暗地獄的囚犯的誤解與嫌惡，甚至會將這人處死，畢竟他說的話太不中聽了，而且離開陽光，他看見的影子還不如別人那樣清晰，在別人來看，他簡直比出去前還要愚蠢。柏拉圖藉此在影射他的老師蘇格拉底的不幸。按照柏拉圖的意思，脫離洞窟看見陽光，需要個人堅忍不拔的真理意志與繼續不斷的智性訓練。而願意回去洞窟與世人說不中聽的真話，這需要如何大的仁慈與果敢呢？

其實，在柏拉圖的理型論裡，什麼纔是最終極的存在？當有個理型的床存在於理型的世界裡，請問神真正創造的是一張床，還是一條直線呢？在柏拉圖的理型世界裡，真正能符合理型的只有幾何學了，然而，幾何學的對象卻得存在於無數的具體事例裡纔能被認知，譬如得有三條直線纔能完成一個三角形，或有兩個相交的圓纔能完成一個重疊的面，這裡誰纔是最終的理型？幾何學好像同樣不能擺脫現象的探索。羅素曾說，柏拉圖的理型並不是思想，雖說它能做思想的對象，然而既然理型的存在沒有時間性，當神決定創造的時候，如果不是祂的思想裡已經先有那張理型的床，否則祂就不能創造出一張理型的床來。

然而，這不就是個矛盾的狀況嗎？凡是沒有時間的東西，就不會是被創造出來的存在。神自己先在思想裡想過理型的床，再創造出理型的床，這就已經有時間性了。不過反過來說，這種看法大概還是受到後來的基督教的影響，柏拉圖從來沒有說過神創造萬物，他只是說神創造出美好的事物，而理型並不是任何具體可見的事物（不論在神的眼光裡，理型是否美好），因此理型可能就不是被神創造出來的東西，而就是神的本質的組成內容。對於理型世界裡的床，我們能夠有知識，但對於木匠製造出來的許多張床，我們就只能有意見了。因此哲學家就只會對一個理想的床感興趣，而不會對感覺世界裡看見的無數張床感興趣。

因此，哲學家對日常生活裡的事物帶有某種程度的漠不關心，這就變得理所

當然了。他說，有著崇高的心靈，而且對全部時空與全部存在保持觀察的人，怎麼能對人世生活去想得太多呢？因此，由蘇格拉底開始至柏拉圖，他們師生就常面臨一種質問：當人想要與蘇格拉底爭論的時候，他總會覺得自己正被蘇格拉底引向歧路，直至自己原來的觀念全被顛倒過來為止。這大概就是大多數的雅典市民會被蘇格拉底激怒的原因了。但，不管蘇格拉底究竟在說什麼，人人都會發現這個事實：凡是死鑽哲學的人都會變做怪物，更不消說會變做無賴了，而這種哲學會讓最好的人，都變成百無一用的空想家。

蘇格拉底承認這種說法的真實性，然而他堅持這只能歸咎於一般人，而不能歸咎於哲學家。在一個有智慧的社會裡，哲學家就不會顯得愚蠢了。只有在愚蠢的社會裡，有智慧的人纔會被認為欠缺智慧。面對這種兩難的推論，我們應該怎麼辦呢？柏拉圖肯定思考過這個問題，因此，他的理想國當該會有兩種開國的辦法：其一，使哲學家直接成為統治者；其二，使統治者直接成為哲學家。兩種辦法柏拉圖應該都實踐過了，前者是他會開辦學院的主因，後者則使他與狄奧尼修家族產生一筆爛賬相互在糾纏的關係，而這兩者還相互影響，譬如狄昂如果沒有經過柏拉圖的同意，如何能帶學院的學生去攻打狄奧尼修二世？

我們千萬不要誤認柏拉圖是個空想家，冀圖實踐他的理想國，他付出一輩子的青春，比起後世認真在學習柏拉圖哲學的柏拉圖學者，柏拉圖好像沒有那麼柏

拉圖。然而，柏拉圖在學院裡教學生什麼知識呢？首先，他基於道德和理智的結合而挑選出一批青年，這批青年得正直、文雅而好學，有著很好的記憶與和諧的心靈，他們由二十歲到三十歲間，要學習四種畢達哥拉斯派的學問：數學（包括平面與立體）、幾何學、天文學與和聲學。這些學問絕不能帶著任何功利主義的態度去學習，而旨在使其心靈能洞見永恆的理型。然而，譬如說天文學，他不能過度關注實際的天體，而應關注會使理想天體運動的數學。

因此，不論哪種學問，都不能脫離「數學性」，而這數學性的背後總帶著單純性與秩序美的企圖，這就符合善的理型。然而，關於行星運動的單純性與秩序美，這兩千年來的理論推算與實際觀測已經被否定了，克普勒發現行星的運轉是橢圓形而不是圓形，牛頓再發現它們甚至不是經由嚴格的橢圓形在運轉，這半世紀的各大行星實際觀測，顯示出行星的自轉與公轉受各種內外因素的牽引，在規則裡常呈現出不規則性，譬如西元二〇〇四年底發生的印尼大地震與海嘯，使得地軸受到強烈震盪，自轉都跟著變得不規則，這種事實已經混淆理型與現象的界線，因此我們不得不說，柏拉圖對天文學的看法只是基於其審美的偏見。

而且，按照柏拉圖的說法，知識就是回憶，那靈魂就是在生前已經存在。支持知識就是回憶這一理論的主要根據，就在我們具有「完全相等」這樣一些不能由經驗裡獲得的觀念。然而，縱使我們具有這種觀念，顯然同樣是由經驗導引出

來，雖然柏拉圖說它不是直接由經驗裡獲得。然而，除非我們生前的存在並不是感官或知覺的存在，否則它就會像我們現世的生命般同樣不能產生出理型，如果我們能假設我們現世前的生命有超越感覺的存在，那對於我們現世的生命為何不能做同樣的假設呢？柏拉圖表示，沒有任何一種配稱做「知識」的東西能由感官獲得，然而，唯一真實的知識，真能經由理型獲得嗎？

譬如現在對於一公尺的定義，就是現存於巴黎的某根棍子在恆溫裡的長度，然而我們永遠都無法精確知道，我們日常使用的一公尺棍子，比起這根棍子，究竟誰長誰短？如果任何會變的東西都不是理性會經由認知而產生的知識，我們究竟還能產生出什麼知識？好像只要有關於人間的事物，無法被數學給單純化，我們就不可能有任何知識了，譬如二加二等於四這是個知識，然而雪是白色這就是個含混的詞彙，無法在哲學家的真理體系裡被認知。關於柏拉圖的政治理想，我們要指出柏拉圖並不關注能直接存在於人間的現實國家，而關注「理想的國家」的發現。因此，他只問真正的國家應該如何，而不管什麼是實際的國家。

柏拉圖一開始就論斷說，公民應該區隔出三種階級來：普通人、士兵與衛國者，只有最後一種公民纔能掌握政治權柄。他們是由立法者選出，此後就通常是世襲，然而在例外的情況裡，能由低等階級裡選拔出有希望的孩子，而衛國者的孩子如果不能令人滿意，同樣得降級。對於全部孩子的教育要由出生開始，對於

他們聽的音樂或閱讀的文學，都要實施嚴格的檢查制度，母親和褓母只能與孩子說政府同意的故事，譬如荷馬說的故事裡的神，其行徑常不良，而且會讓讀者產生貪生怕死的心理，這對孩子毫無教育意義，而戲劇因為常有壞人存在，扮演壞人的演員常得模仿壞人的罪行，因此柏拉圖禁止戲劇的存在。

他的國家規模大概只有城邦的範圍，如同現在的新加坡或摩納哥，這個國家要按照真正符合人性要求的政治策略來建立，這意味著策略要具有嚴格意義的知識，因此，能捍衛這個國家的統治階層，當然得具有清晰的哲學頭腦，纔能辨識誰是國家的真正敵人。他深信國家的統治者應該要是智德兼備的哲人王，要通過幾何學的知識逐漸離開感覺的幻象，培養認識哲學的真理，要經過十五年的磨練，尤其是辯證法知識的學習，纔能邁往社會各階層，從事於各種實際事務的瞭解，深化個人的生活體驗，在五十歲時纔能被賦予國家的最高權柄，退休後則要遷居群島不再干政，國家則會建立紀念碑，奉他們如人神。

你覺得這種理想能否被實踐？在你回答前，你首先要知道你的意見完全不重要，對柏拉圖來說，如果你只是基於你的觀感去發言，這種瞬息萬變的言語並不具有任何知識的內涵，因此你最好還是閉嘴。而且你要知道，一般市民尤其是高層階級的婚姻關係要受到政府當局的管制，高層階級包括兩性交媾與子女生育都要按照時間規定來進行，不得擅自作主，要符合優生學的原則，這種看法究竟是

種意見，還是知識？如果真的按照柏拉圖的理型來重構出現象的世界，這會是我們基於理性會認同的完美世界嗎？柏拉圖引發的問號恐怕會大過於他的規劃，這大概就是他的理想國從來沒有被落實的原因了。

94.04.25

補給思索：

一、人在認識理型世界的過程裡，感覺這個官能毫不起作用。既然如此，人如何能認識真理呢？請指出你是否同意柏拉圖的看法。

二、哲學家只應該對一個理想的床感興趣，而不該對感覺世界裡看見的無數張床感興趣，其對日常生活裡的事物的漠不關心，為何顯得理所當然？

徵引書目：

1965，傅偉勳《西洋哲學史》，台北，三民書局，第一部第三章第一節至第八節，p81-114。

1994，羅靜蘭、賀熙煦、王楊與揭書安合著《西方文化之路》，台北，揚智文化公司，第二章，p72-74。

1995，羅素《西方哲學史》，台北，五南圖書公司，上冊，第一篇第二章第三節至第八節，p149-236。